

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的整合生态学

王海琴

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新乡 453007

摘要 为了应对当前环境研究途径隔离及忽视内在维度等问题,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共同提出了一种整合生态学。与主流生态学、环保思潮及其他整合生态学的研究主旨不同,它以威尔伯整合理论为基础,旨在为综合处理环境问题提供一个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维结合的环境研究框架及纲领,并在组织建制与实践案例上不断探索,在英美等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的整合生态学的特质在于重视环境问题的内在维度、注重培养整合性生态意识及为环境综合探究提供动态思想地图,有助于推进环境问题的内在维度及综合处理等方面的探究,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应对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 整合生态学;内在维度;整合理论;环境研究框架

整合生态学(integral ecology)是近年来“生态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新兴范式”^[1],其思想在地球宪章等环境文件中有重要体现,目的在于超越学科界限,为思考、应对环境与生态问题提供综合研究途径。整合生态学有多种形式^[2]。根据整合学科范围的大小可以把这些形式分为两大类:一类倾向生态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整合,如伍德沃德(Gug Woodward)的整合生态学(integrative ecology)^[3];另一类则倾向对与生态环境问题有关的生态学及社会人文学科的整合,如整合理论家埃斯比约恩-哈根斯(Sean Esbjörn-Hargens)和环境哲学家齐默尔曼(Michael E. Zimmerman)共同提出的整合生态学(Integral Ecology)。为了与其他整合生态学(integral ecology)相区别,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把integral(整合)、ecology(生态学)2个英语单词的英文首字母大写,使用Integral Ecology来标识自己的整合

生态学^[4]。为了方便,本文把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共同创立的整合生态学简称为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整合生态学或整合生态学。另外,在宗教领域,罗马教廷最近在倡导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社会联合的整合生态学,并开始组织相关学者进行研究^[5]。在这些不同形式的整合生态学中,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的整合生态学最为系统,包容性最强^[6],在美英等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7]。中西方环境问题有着深刻的关联与极大的相似性。引介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的整合生态学对于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目前国内研究多集中于生态整体主义领域,尚未见有关整合生态学的研究文献出现,本文拟对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的整合生态学进行阐释与评介。

收稿日期:2018-06-25;修回日期:2018-07-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ZX053);河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2015-JCZD-021)

作者简介:王海琴,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生态现象学与科技哲学,电子信箱:wanghaiqin2002@126.com

引用格式:王海琴.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的整合生态学[J].科技导报,2018,36(18):96-104;doi:10.3981/j.issn.1000-7857.2018.18.011

1 整合生态学的产生背景

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整合生态学是应对环境管理和研究中途径之间隔离及对内在性忽视的产物。

据埃斯比约恩-哈根斯调查,当代环境领域有200多个研究途径与视角,它们往往各自为战,相互之间了解甚少。比如有些景观生态学的实践者没有听说过生态现象学,而不少环境哲学家不了解种群生态学与群落生态学之间的区别。即使那些有包容意愿的环境途径和视角也容易遗漏重要的环境研究领域与视角^[8]。这使得不同环境领域之间往往缺乏相应的尊重,沟通与合作困难。

21世纪初,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特征日益呈现,有环境学者与管理者已经认识到整合环境多种途径与视角的重要性,并且开展了一些理论和实践探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探讨主要集中在环境问题的外在领域,对其伦理、心理、审美及情感等内在人文精神领域则较为忽视^[4]。不过,这并不是说环境领域没有内在维度方面的研究。实际上,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开始不断增长,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又称环境整体主义(environmental holism)、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整体观等,这里统称为生态整体主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包括深层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等流派^[9-10]。这些研究试图以生态学为基础,从人文层面揭示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促进了环境问题整合研究的发展。然而需指出的是,这些研究对人文精神整合的效力具有局限性。人文精神包含内在的纯人文精神及其外在客观表现两个层面的内容。生态整体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性与社会性等外在客观的人文特征之上,对人的意识、心理与文化等内在整体性及其与外在整体性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11]。无疑,这种研究倾向对生态整体主义的整合效力有深刻影响。

与学界的倾向类似,不少环境管理者也往往忽视环境问题的内在性。比如,美国农业部林业局负责人博斯沃思(Dale Bosworth)主张从全维度处理环境问题,但是他所说的维度实际上指的是社会、管理、政治、经济与生态维度,不包含伦理、心理和美学等人文学科维度,因而,其所谓的全维度并不真正是全的。生物学家威尔森(Edward Osborne Wilson)的多维度包含了人文

学科,但是它的包含并非是对人文学科的直接吸纳,而是首先把后者还原为客观性的东西,然后再予以综合^[4]。所以,尽管威尔森较博斯沃思对环境问题的人文维度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但是,由于其关注视角依然是客观外在的视角,因而并没有真正重视并揭示人文学科所涉及的纯粹的内在领域。

这种对内在性忽视的态度使得不少环境综合途径的包容性不足。例如,多德森(Stanley Dodson)提供的途径仅包括着重研究外在客观领域的六大生态学学派^[4]。这导致不少属于内在维度的学派无法在多德森途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使得学派之间非常隔膜。

为克服这些问题,需要一个更为综合的途径来包容内外维度,从更为宏阔的视域之下来切入环境问题。鉴此,在神父贝里(Thomas Berry)、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学家威尔伯(Ken Wilber)、生态解放神学家波夫(Leonardo Boff)等先驱者的思想^[8]启发之下,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创立了整合生态学。从2000年开始,他们在美国、英国及加拿大等国家逐步建立了多个整合生态学研究中心与研究小组,并就此方向开设课程、创办杂志、招收硕士和博士,定期召开国际会议,在环保组织等领域积极开展实践探索,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学科理论、建制及实践应用体系^[4]。目前,在海洋渔业、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等领域,有不少管理者、学者及环保人士应用了他们的整合生态学并取得了成功^[12]。

在《整合生态学》与《环境现象的后形而上学途径》等文献中,对整合生态学进行了更为精细的理论规划,并总结反思了已有的组织建制与实践方面的探索。米基(Sam Mickey)等主编的《整合生态学的多样性:行星时代的自然、文化和知识》(The variety of integral ecologies: nature, culture, and knowledge in the planetary era)是整合生态学的最新成就。下面以这些文献为基础展开对整合生态学的评价。

2 整合生态学的研究主旨、框架及纲领

整合生态学的研究主旨是为综合思考与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反思与协商框架,与主流生态学的取向明显不同。主流生态学是以科学家视角为基础的生态学,故又被称为科学生态学,其主要研究目的是理解、把握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真实关系,旨在获取相应的符合

实际的理论体系。它曾经是自然资源开发和管理的基礎,直到1960年代才与环保思潮有所结合^[4]。由此,主流生态学重在追求环境真理,与环境问题的关系相对松散。整合生态学则不同,它着眼于应对环境危机,对真理虽有欲求,但其最终志向却不在于此,而在于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路径,在此意义上,它与环保思潮有着共同的研究主旨。

然而,虽然整合生态学与环保思潮研究旨向相同,但是在实现这一旨向的方式上二者有着深刻差异。环保思潮如深层生态学的主要方式是就某个层面来挖掘环境与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然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在这里,包括主流生态学及前现代时期的生态思想是其理论根基。与这种基于某类不变的环境真理来思考处理环境问题的方式不同,整合生态学从发展的角度,定义、分类现有环境视角与途径,刻画并澄清其特征与联系,旨在为反思、协调并整合这些视角与途径提供理论框架^[8]。简言之,环保思潮的目的在于直接为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整合生态学则主要为综合反思与处理环境问题提供理论框架。

与试图把当代生态学各个学派系统化的其它整合生态学相比,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整合生态学更注重从发展角度为环境问题提供理论框架,且综合范围更为广阔,视域更为深刻。例如,伍德沃德整合生态学的综合范围限于对主流生态学的综合,重在生态具体知识的总结,忽视了相关人文学科。多德森从视角差异角度对生态学的定义与分类,触及到了伍德沃德忽视的领域。然而,由于多德森秉承生态学是科学的传统思想,预先把人文社会学科对生态问题的探讨排除在外,其对生态学的分类实际上依然是对科学生态学及分类。这就是说,尽管他已经对生态学的文化与历史方面的内容有所把握,但是,由于受到生态学传统认识的制限,他并没有把这些内容纳入到具体的生态学类别之中,而是把它们作为这些类别的背景与预设来讨论,因而没有直接包纳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4]。

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整合生态学以威尔伯整合理论为基础,从环境问题研究的角度,超越了伍德沃德和多德森局限于科学生态学的整合视域,并对由之涉及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生物体既具有外在的客观行为表现,同时也具有不同程度的感觉与知觉等内在经验。这使得生物体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本体论上既有客观层面,也有主观层面,由之分别形成了科学生态学与人文社科的生态学。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不断演化发展的,因而生态学也是不断演化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不同认识层次与方法形态的生态学。

所以,要想全面深入把握环境问题,既需要从本体论上揭示环境现象主客两方面的内容,也需要从认识论上阐释把握环境现象的人的认识层次与形而上学预设,还需要从方法论上显明把握环境现象的人所用的方法及视角。显然,缺乏了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对于环境现象的呈现都是不完整的。因此,全面的环境研究应当是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3个维度研究的统一,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方。根据这一分析,以威尔伯全象限全层次(AQAL)模式为参考,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提出了一个整合生态学环境研究框架(who×how×what framework)^[4]。这一框架通过以下3个问题展开:考察什么(what)、谁(who)在考察和如何(how)考察,即所研究的环境处于什么领域之中,认知的人处于哪一个认识发展层次,具有何种价值观和世界观,他运用什么方法和视角来进行研究。由于什么(what)、谁(who)、如何(how)3个问题的英文中都含有字母W,为了方便,以下把这一框架简称为3W框架。

3W框架中的什么(what)指示环境现象的本体论部分,包含系统、行为、经验与文化4个生态领域,分别属于右下、右上、左上和左下象限,形成了4类生态学。其中,系统领域由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两大类组成;行为领域指的是包括人和微生物在内的全部生物体在整个系统中的运动、行为及生理功能;经验领域指的是系统中生物体自身各种形式的感觉、情感和意识;文化领域指的是这些生物体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具有不同层次复杂性的共同分享的意义和理解视域^[4]。这4个领域又有内在与外在、个体与集体、客观和主观之区分。其中,自然和社会是集体外在的,具有客观性,可以用“它们”视角表示;行为是个体外在的,具有客观性,可以用“它”视角表示;经验是个体内在的,具有主观性,可以用“我”视角表示;文化是集体内在的,具有主观性,可以用“我们”视角表示。左象限表示主观领域,右象限表示客观领域。环境现象的构成见图1^[13-16]。

这4个生态领域不可分割,并且不断演化发展,从而形成了威尔伯所谓的层次((level),如图1中的虚线所示。每个领域至少有3个逐渐上升的层面需要予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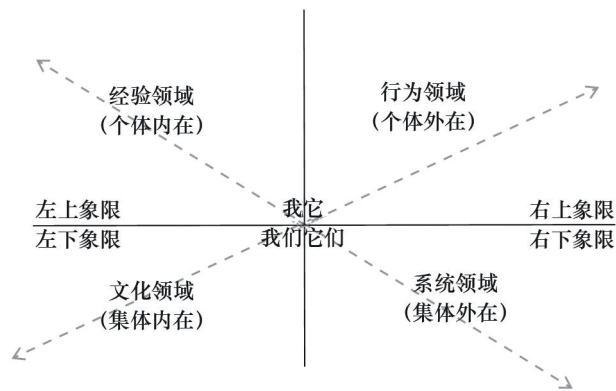


图1 环境现象的构成

Fig. 1 The composition of environmental phenomena

重点关注,后者形成环境研究的12个生态位。这些生态位包含两重含义:一是指示其所在的环境领域;二是反映这一领域所需用的研究途径。这些含义可以分别用一个术语及一个简短描述来刻画。例如,系统领域在3个层面相对应的生态位分别为相互作用(interactions),自然系统(natural systems);体制(institutions),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s);模型(matrices),全球系统(global systems)^[17]。这12个生态位的具体详情见表1^[18-20]所示。

生态位具有流动性、渗透性和不可还原性。每一层次形成一个同心圆,高一层次的生态位包含低层次的内容^[4]。每个生态位都有各自的研究传统与学派,具有不同的研究风格和途径。如生态心理学专门研究生态议题中的心理问题,与自然界隔断而悲伤的心理动力机制是其研究议题之一;自然资本主义研究社会系统的体制和自然系统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关联等^[17]。

不同的人在与环境打交道的时候往往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及交道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环境人格特征。整合生态学把这种环境人格称为生态自我,并根据整合螺旋动力学的价值线确立了8类生态自我:生态监护

表1 环境议题的12生态位
Table 1 The 12 niche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内在		外在	
	经验	文化	行为	系统
第3层	普纽玛	国家	巧技	模型
次	精神领悟	同情视角	世界中心行动	全球系统
第2层	心理	群体	活动	体制
次	心理动力学	共享视域	意向行为	社会系统
第1层	躯体	圈子	运动	相互作用
次	躯体实在	身体交互维度	物理运动	自然系统

者(eco-guardian)、生态战士(eco-warrior)、生态管理者(eco-manager)、生态战略家(eco-strategist)、生态激进者(eco-radical)、生态整体论者(eco-holist)、生态整合论者(eco-integralist)和生态圣人(eco-sage)。这8个生态自我组成了3W中的谁(who),其环境气质有很大的区别。如生态监护者气质浪漫,尊重敬畏自然;生态战士有英雄气质,力图征服自然;生态管理者有总管气质,致力于管理自然。整合生态学用不同的颜色来表征这些生态自我,如生态监护者用紫色来表示,生态战士用红色来表示^[17]。每类生态自我都具有其强项与弱点,并不必然比另一个具有绝对的优势,都有可能成为破坏环境的推手。例如,生态激进者有用罪恶和羞耻技巧恫吓人们的弱点,生态管理者有加强法律与建立体制来保护自然的优点,显然,在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中,前者没有后者的效果好。一个具体学派或者个体可能有多重生态自我表现,其生态自我既可能随着时间、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也可能出现内外分裂不一致的状况。但总体上,一个学派或者个体往往倾向于某类生态自我。比如,“大地女神”小组的生态自我多是生态监护者,而“地球第一”组织的生态自我则多是生态战士^[4]。生态自我的详情见表2^[21-23]。

表2 8类生态自我详情
Table 2 The 8 ecological selves

类型	生态监护者	生态战士	生态管理者	生态战略家	生态激进者	生态整体论者	生态整合论者	生态圣人
气质	浪漫	英雄	总管	理性	平等	整体	包容	统一
颜色	紫色	红色	蓝色	橘色	绿色	黄色	蓝绿色	珊瑚色
自然态度	尊重	征服	管理	理性战略	拯救	统一	整合生态视角	与自然合一
实例	大地女神小组	地球优先	野鸭基金会	自然资源保护主义	社会生态学	盖娅假说	齐默尔曼的环境哲学	超验主义

8类生态自我有8种典型的考察环境模式,也即8个方法论家族(families),构成3W环境研究框架中的如何(how)。每一种生态认知模式适应于特定的研究对象。这8种模式是整合理论中的8个视角,又被称为8个方法论区域(zones)。其中,位于左上象限的经验生态学采用现象学与结构主义模式,分别研究直接经验及其模式;位于左下象限的生态文化学采用解释学和文化人类学模式,分别研究相互理解及其模式;位于右上象限的行为生态学采用经验主义和自创生理论模式,分别研究可衡量的行为及自我调整行为;位于右下象限的系统生态学采用系统论和社会自创生理论,分别研究系统的部分功能及自我调控动力机制,参见图2。每种模式包含若干具体的环境研究途径。比如,现象学包括生态现象学与深层生态学等流派,结构主义包括卡恩(Peter Kahn)与贝科夫(Beckoff)等工作^[4]。如此,这8种生态认知模式把当前200+研究视角都囊括在内,使对之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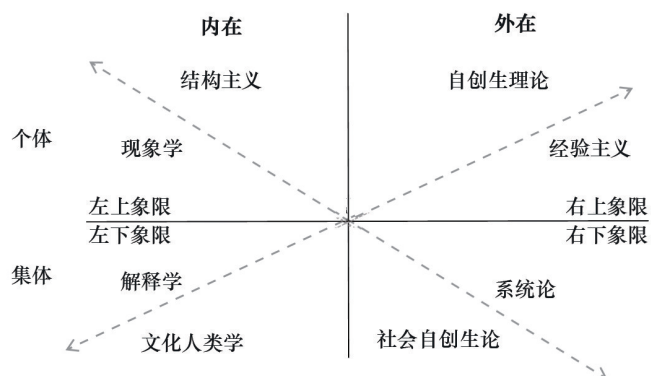


图2 8种生态认知模式^[4]

Fig. 2 The 8 Eco-modes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以上4个生态领域、12个生态位、8类生态自我及8种生态认知模式相互作用影响,不可分割,构成了整合生态学环境研究和实践的基本理论框架,即3W框架。

为了更进一步澄清立场与观点,埃斯比约恩-哈根斯及齐默尔曼在深层生态学纲领的启发之下,提出了整合生态学沉思与实践的操作纲领,包括12个观点:1)运用整合理论的全象限全层次模式来分析、描述和提出关于环境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2)认识到有包括象限、层次及发展线等多种途径需要尊重和包含;3)考察交互影响的自然现象:谁在考察?如何考察?在考察实在的哪一部分?4)确认使用多种视角与方法揭示

世界的能力;5)至少熟悉8类生态自我、8种认知模式及12个生态位的某些版本;6)以某个专业领域、方法或视角为其立场,置身于多种相关研究领域、方法或视角之背景之下;7)承诺整合各种领域、方法或视角,并在其中建立沟通桥梁,尤其是在具体环境问题语境之下;8)承诺不断增加采取和坚持附加视角的能力,以拆解在处理大多数环境议题过程中产生的自我—他者动力学;9)长期亲身从事转换视角练习,使自己的身体、情感、心理、人际关系、道德和精神维度不断发展;10)认可所有生命形式都有经验和感觉的能力,同时也有能力分享发生在同种或跨种之间的意义视域,但并非所有生命形式有同等如此做的能力;11)确认多维度价值伦理:根据不同的使用标准及境遇,某个个体或方法可能同时比另一个个体或方法具有一样、更多或更少的价值;12)确认所有现象的根本神秘性,用以防止对实在概念化的迷恋。

在这12个观点之中,整合生态学重申了威尔伯全象限全层次模式及其多元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整合生态学中的地位,确立了环境现象研究与实践的3W框架,指出整合生态学家应当熟悉相关生态学领域、生态位、生态自我及生态认知模式,积极促进视角间的沟通与转换,尊重所有生命形式,认同多维度价值伦理,确认现象神秘特征的存在。

当然,这12个观点并非一成不变。根据应用实践的反馈及其他学派的批评,整合生态学将会不断修正和改进这些观点^[4]。

3 整合生态学的特质及当代价值

与其他环境探究途径相比,整合生态学有以下特质。

首先,它重视从内在维度来认识与处理环境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大多数生态学家及生态讨论不包括对内在性及其发展的认识。与这一倾向相反,整合生态学通过经验与文化2个生态领域、普纽玛与心理等6个生态位、生态监护者等8类生态自我与现象学等4种环境研究模式对环境现象的内在领域进行了挖掘与阐释,揭示了环境现象内在维度的重要性,与其他环境途径忽视内在维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它对8类生态自我及其发展层次的揭示,展现了人类环境心理状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于认识并处理由此产

生的问题具有很好的指示与引导效用。从总体来看,整合生态学的内在研究有3个特征:一是内在领域的研究对象除了包含人以外,还把其他生物体的内在领域也纳入研究之中,较之其他途径研究对象更为广泛;二是从视域发展角度解析内在领域,注重描述历史上内在维度的演化特征,阐释这些演化对当代环境内在维度研究的作用与影响。其他途径即使是注意到了视域发展对内在领域研究的影响,其研究往往侧重考察如何直接转换视域,对视域的发展变化本身在当代的效用缺少真切的关注。整合生态学弥补了这一不足;三是在利用现象学等文化资源的策略上与深层生态学等环境整体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一方面汲取现象学观点作为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利用其方法使之成为透视环境现象的重要视角,从而有助于凸出现象学揭示内在性的效用。这与环境整体主义把现象学仅看作是自身已有思想辩护的工具策略有着明显不同。

其次,注重培养整合性生态意识。通常的生态意识培养强调树立有关生态问题的合理的普遍的观念。这种培养观念往往忽视生态问题的多维性和发展性,使人容易陷于超越历史性的对错、好坏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之中,从而不利于对错综复杂的生态意识问题的应对。整合生态学则不同,它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整合性生态意识能力。这种能力由同时把握多种视角的能力及对于经验内在性品质的理解能力两种能力组成,主要包含整合生态自我的培养与整合生态行动的深入践行等4个方面内容,可以通过“意识之绳的编织与攀登”(rope weaving and climbing)等15种模式进行实践练习^[4]。整合生态学对整合生态意识能力、内容与践行模式的探索,强调从多维度在发展视域中对环境问题的综合把握。这种把握不仅需要关于生态领域、生态位、生态自我及认知模式的知识,而且更需要不断提高转换视角和综合视角的能力。它力图避免好坏对立的二元论以及孤立静止的思维,主张在头脑中保有多种视角与观点,甚至要包容矛盾的视角与观点,“因为事情不是是好的、或者坏的,或者完美的,而是三者都有。”^[4]这就是说,它一方面强调在某一个阶段或者视域中一个视角比另一个视角好,另一方面强调要善于包容、理解当时存在的所有视角,这样更有利于对问题复杂性的把握和处理。这种综合的把握与处理环境问题的能力在具体实践中已经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比如,在加拿大大熊雨林保护中,环保组织

从原来排斥敌对经济思维的纯绿色思维转变为包含经济和政治思维的整合思维,采取市场运动策略,进而与木材公司、当地政府合作的思路,使得保护工作从被动变主动,从而成功地保护了雨林^[4]。

第三,作为整合各种生态学的生态学,整合生态学是后学科的(postdisciplinary),其目的既不在于如科学生态学一样直接产生知识与指令,也不同于旨在直接应对环境问题的环保思潮,其特质在于给环境与生态学的综合研究提供多维动态的理论参考框架,也即环境与生态学研究地图^[4]。该地图在发展演化的视域之下,从环境现象的主观、主观际性、客观和客观际性四个方面、集体和个体两个维度,运用3W框架,通过意识发展图及心理发展理论等方式,刻画了当代环境研究的200多个视角的基本特征,并为之确立了相应的生态学位置。整合生态学提供的这一研究地图,比其他整合生态学一方面更为全面,另一方面具有后者没有的动态视域。通过这一地图,一方面可以在发展视域下为对比、反思和协调已有环境途径奠立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3个视域来探讨科学类和人文类生态学的整合提供思想图谱。例如,可以通过这一地图来考察带有宗教色彩的生态学。从大框架上来看,这类生态学位于这幅地图的左下象限,属于集体内在的文化领域,是个体内在经验的表达,在当代表现为精神生态学、生态神学及过程神学三大流派,位于发展线的前现代之中。通过对这类生态学在环境与生态学研究地图上的定位可以看出,这类生态学尽管属于前现代思维,但在当今现实之中依然存在并且有其自身价值,不能忽视它们。然而,由于它们属于前现代思维,较之于现代思维与后现代思维,有其局限性,所以,对之不能盲信盲从,需要理性分析^[4]。

整合生态学以上3类特质使之在当代环境问题的处理上具有独特价值。一方面,它能够促进环境问题内在维度的研究与实践。环保技术与政策能否真正进入人心并落到实处,与企业、管理者及民众的环境观念、环境心理及环境意识能否真正相应转换紧密相连。如果前者先行,后者严重缺失的话,就可能导致前者落为一纸空文。当前中国在环境观念、心理与意识方面的研究与实践比较匮乏,这在深层次上制约着我国环保技术与政策的推行。当前中国垃圾分类工作遭遇瓶颈就是这类制约的典型体现。整合生态学通过现

象学与解释学等4种路径,从个人与集体两个维度为环境观念等内在维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意识之绳的编织与攀登等方法为之提供了环境观念转换的实践操作模型,可以为中国相应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另一方面,它为揭示环境与生态问题综合研究的重要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为其践行提供了操作纲领。当今环境问题日益显得错综复杂,亟需科学与人文两个维度之中及之间多学科之间的联手。因为,单纯局限于科学维度或者人文维度都可能使得环保实践最终陷于流产。比如,仅注重绿色经济与技术的研发,忽视对其内在蕴含的资本逻辑等政治与文化问题的探讨,发展中国家很可能沦为资本主义国家技术侵略的牺牲品。已经有专家和管理者对多种环境与生态学科联手的现实紧迫需求有所认识,并开始着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然而,从整体上看,与蓬勃发展的科学类生态学相比,人文类生态学的发展相对滞后薄弱。已有的科学类和人文类生态学之间的割裂及二者内部之间的隔膜与争端还十分严重,有时候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这表明,人们对环境研究与实践中内在维度的研究以及各个维度之内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交流与合作机制的深入探讨更是少之又少。另外,由于后现代社会建构论等思潮的影响,在人文类生态学的研究中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抬头倾向,这一倾向对接受人文类生态学思想的科学类生态学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这是导致在已有的综合性环境研究与实践中采用平均思维、好好主义以及怎么办都行的无原则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这些思维与主义对于不同路径的环境研究与实践的真正综合是极其有害的。因为,这些思维和主义在根本上缺少面向环境问题本身的勇气和能力,从而难以深刻审查分析不同路径的优缺点,因而匮乏对落地生根、行之有效的环境策略的考量。如果它们盛行,势必影响真正的综合性思维的形成和践行。

整合生态学有助于改善这一状况。它运用生态学地图对当代不同环境研究视角的基本特征及其生态学位置进行了可视化的展现,从理论上直观地凸显了这些研究之间差异性与交融性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特征,显明了多元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者及这三者之间对话、交流、协调、整合的重要性。这既有助克服由于现代客观表象性思维带来的忽视环境内在性维度

的问题,也可以从原则上纠正后现代社会建构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它也揭示了拘泥于一种或一类生态学思维的狭隘性,表明了静止思维在思考环境问题上的局限性,从而为尊重多维度整合关于环境现象的各种视角提供了基础。不仅如此,整合生态学提供的当代生态学地图,也是当代环境综合研究与管理丰富的资料库和工具箱^[24],其所提供的沉思与操作实践纲领及整合生态意识培养途径,为各类生态视角之间的转换,进而实现学科内、学科间及超越学科的合作提供了实践模型,而它在加拿大大熊雨林保护、夏威夷西部水族馆渔业管理等领域的深入探索,也为综合环境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典型案例。这为消融环境各维度、各学科之间的分歧与隔阂,缓和其中的矛盾,促进其强强联合,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标杆,因而具有重要的价值。

4 结论

整合生态学的着力点在于应对西方环境研究、管理与实践中存在的忽视内在性及多种途径隔离问题,其特质既在于对内在性维度及整合性生态意识在认识与解决环境问题过程中重要价值的凸显,又在于架构了一个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综合环境研究与操作框架。整合生态学的这些特质一方面对于纠正当前环境领域忽视内在性问题的倾向,加强内在性维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环境视角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促进综合性理解与处理环境问题道路的开辟。

需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新兴范式,整合生态学还存在以下争议和局限。

第一,对整合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不足。正如英格利斯(Jan Inglis)所言,整合生态学不仅仅命名和欣赏多维视域、风格和方法,而且还应该积极处理这些差异,也即,使之能够在更高水平与层次上得到整合,但“令人不安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较为匮乏”^[25]。比如,对带有宗教色彩的生态学的3W理论框架分析虽然有助于认可并理性看待生态与环境实践中的宗教问题,但对于如何在现实之中把宗教思想升华为处理生态问题的具体途径还缺乏更有针对性的探讨。

第二,整合生态学对不同研究途径应用的精确性还需要提高^[26]。这在发展理论的应用中表现的尤为突

出。在此领域中,整合生态学存在着误用的情况,并且对所利用研究的合理性的考察明显不足。由此,需要重新评估发展理论在整合领域中的应用状况,才能为其精确应用提供相应的保证^[27]。

尽管以上学者对整合生态学提出了批评性意见,但他们同时认为,它通过把多视角思考带入当前环境探讨的前台,通过鼓励这些视角之间反思性的、真诚的和非竞争性的对话^[28],为人们思考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资料与经验丰富的地图^[29],是通向可持续世界道路上的指南针,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Sam Mickey, Adam Robbert, Laura Reddick. The quest for integral ecology[J]. *Integral Review*, 2013, 9(3): 11.
- [2] Mickey S, Kelly S, Robbert A. The variety of integral ecologies: Nature, culture, and knowledge in the planetary era[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1-30.
- [3] 伍德沃德. 整合生态学: 从分子到生态系统[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Guy Woodward. Integrative ecology: From molecules to ecosystems[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2.
- [4] Sean Esbjörn-Hargens, Michael Zimmerman. Integral ecology: Uni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al world[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9.
- [5] Sánchez S M, Ramanathan V. Pursuit of integral ecology[J]. *Science*, 2016, 352(6287): 747.
- [6] Sam Mickey, On the verge of a planetary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y of integral ecolog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 Field International, Ltd., 2014: 24.
- [7] Darcy Riddell. Evolving approaches to conservation: Integral ecology and Canada's Great Bear Rainforest[J]. *World Futures*, 2005, 61(1/2): 63.
- [8] Sean Boyd Frye Hargens. Integral ecology: A post-metaphysic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henomena[D].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 2005: 1-3, 13, 106-107.
- [9] 王诺. “生态整体主义”辩[J]. *读书*, 2004(2): 45-49.
Wang Nuo. On the ecological holisms[J]. *Dushu*, 2004(2): 45-49.
- [10] 雷毅. 环境整体主义: 争议与辩护[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3): 1-6.
Lei Yi. Environmental holism: Disputes and defenses[J]. *Journal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2(3): 1-6.
- [11] Adrian Villasenor-Galarza. Toward an integral ecopsychology: In service of earth, psyche, and spirit[J]. *Integral Review*, 2013, 9(3): 29.
- [12] Sean Esbjörn-Hargens, Michael Zimmerman. An overview of integral ecology: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today's complex planetary issues[J]. *Integral Institute-Resource Paper*, 2002(2): 2.
- [13] Sean Esbjörn-Hargens, Michael Zimmerman. Integral ecology: Uni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al world[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9:186.
- [14] Sean Esbjörn-Hargens. Integral ecology: The what who, and how of environmental phenomena[J]. *World Futures*, 2005, 61(1-2): 11.
- [15] 肯·威尔伯. 性、生态、灵性[M]. 李明,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10.
Ken Wilber. Sex, ecology, spirituality[M]. Li Ming,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0.
- [16] Sean Boyd Frye Hargens. Integral ecology: A post-metaphysic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henomena[D].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 2005: 114.
- [17] Sean Esbjörn-Hargens. Integral ecology: The what who, and how of environmental phenomena[J]. *World Futures*, 2005, 61(1-2): 20-23.
- [18] Sean Esbjörn-Hargens, Michael Zimmerman. Integral ecology: Uni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al world[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9: 196.
- [19] Sean Esbjörn-Hargens. Integral ecology: The what who, and how of environmental phenomena[J]. *World Futures*, 2005, 61(1-2): 21.
- [20] Sean Boyd Frye Hargens. Integral ecology: A post-metaphysic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henomena[D].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 2005: 124.
- [21] Sean Esbjörn-Hargens, Michael Zimmerman. Integral ecology: Uni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al world[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2009: 230-238.
- [22] Sean Esbjörn-Hargens. Integral ecology: The what who, and how of environmental phenomena[J]. *World Futures*, 2005, 61(1-2): 23-30.
- [23] Sean Boyd Frye Hargens. Integral ecology: A post-metaphysical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henomena[D].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 2005: 152-169.
- [24] Erin Christine Moore. Integral ecology: Uni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al world, Sean Esbjörn-Hargens & Michael Zimmerman[J]. *Ethics, Place & Environment*, 2009, 12(3): 370.
- [25] Jan Inglis. Review of integral ecology[J]. *Integral Review*, 2009, 5(1): 167-168.
- [26] Sam Mickey. Reviews[J]. *Worldviews: Global Religions, Culture, and Ecology*, 2010, 14(2): 272-274.

- [27] Zachary Stein. Myth busting and metric making: Refashioning the discourse about development[J]. *Integral Leadership Review*, 2008, 8(5): 1-10.
- [28] Craig Chalquist. Review of integral ecology: Uni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al world by Sean Esbjörn-Hargens and Michael Zimmerman[J]. *Ecopsychology*, 2011, 3(2): 157.
- [29] Robert Greenway. Can a bigger map save us? A commentary on Esbjörn-Hargens and Michael Zimmerman's integral ecology: Uni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natural world[J]. *Ecopsychology*, 2011, 3(2):163.

Review on Esbjörn-Hargens and Zimmerman' integral ecology

WANG Haiqin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pproaches such as isolation and neglect of interior dimensions, Esbjörn-Hargens and Zimmerman have jointly proposed an integral ecolog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ecology, environmentalism or other theories of integral ecology. With the help of Ken Wilber's integral theory, it provides a who × how × what framework and a platform to tackl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ith a three-dimensional combination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theory continuously explores on organization establishment and practice cases, and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Britain and Ame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Its characteristics lie i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ior dimens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ultivating integral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providing dynamic thought map for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exploration. It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ior dimens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Keywords integral ecology; interior dimension; integral theory; who × how × what framework ●



(责任编辑 陈广仁)